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趙樹理專集 下冊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赵树理专集

(下 册)

复旦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赵树理专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编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 赵树理怎样处理的《小二黑结婚》材料

董均伦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在太行山里写的，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新政权在太行已建立了四年，土改才开始了一年，当时农村有个几乎与土改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反对封建思想，封建习惯，因为那时不但地主卫护封建，就是一般农民也如此。《小二黑结婚》就是在这样的前题下完成的，材料的来源是这样：

这一年四月，敌人大“扫荡”，文化机关分散到山里，赵树理到辽县（今改为左权县）政府驻地的村子里，有一天访问房东的一个亲戚，他说他来告状，说有人把他侄儿打死了。

他侄儿姓岳名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有一天下午，村干部叫岳冬至去开会，整夜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发现拴牛的屋子门外面关着（是用铁搭子扣着并且插了根小棍子），他一看不是自己关的，就开开到里面去看，他侄儿就吊在梁上，已经死了。因为这屋子太低，吊的人并没有离地，半条腿还在牛粪里跪着，看样子是死了以后才吊上去的，问村干部，都说他开完会就回去了，不知道怎么吊死的。

这时赵树理问他村里的情形，谁跟他有仇，这个老汉介绍了一段情况，说：“我村里的干部都是青年，大家都好到一个俊闺女那里去要。她叫智英祥，原是河南武安县人，因

为她的家离敌人据点很近，就搬到山里来住，她的母亲自入了“三教圣道会”以后，男女不同居，她的父亲便在外面流浪着，有一天智英祥的母亲回武安县去，碰到走关东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她因为羡慕他的富裕，就把智英祥许给他了。这人送给她很多贵重的聘礼，智英祥就反对，不愿意，跟她母亲吵着说：“谁拿了人家的东西，谁就跟人家去”。

在这同时，智英祥的两个哥哥，也不愿意她母亲信“道”，每逢在敬神上化钱，也吵吵闹闹，这老婆子就在“众叛离亲”的情形下吊死了（在岳冬至死前一年）。

老婆子吊死以后，她父亲仍在外流浪。两个哥哥因为在地里生产，同时也不干涉妹妹的私人事物，这样就给智英祥形成一个方便的进行恋爱的条件。

十九岁的岳冬至，是村里的一个美男子，他父亲给他养着一个九岁的童养媳。岳冬至为了这，也成天跟他父亲生气，智英祥和他在这个条件下就进行了恋爱。

这村的村长是富农的孩子，虽然程度不高，却是村里唯一的高小毕业生，长的也还漂亮，只是他早已结婚了。

他也常到智英祥那里去，智英祥因为跟岳冬至关系深一些，对他总是婉词拒绝，所以他对岳不满，常找岔子。

另外有一个青救会秘书，也常到智英祥家去，她对他和对待村长一样。这秘书的妻子，是村里的妇救会秘书，因为不愿意叫自己的男人到智英祥那里去，就常好找智英祥一些岔子。还有两个干部（记不得什么干部），虽和智英祥没有关系，却跟村长是亲戚，村长便联合他们来反对岳冬至、智英祥。

这是老头所谈的轮廊情形。

经过县政府几次的侦察审讯，发现案情如下：几个村干

部暗地开了一个斗争会，用腐化的罪名斗争岳冬至，叫他和智英祥永不来往。可是岳冬至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说，他跟智英祥的恋爱是正当的。这样斗到半夜，他们看到不能占上风，就动手打，不大一会就把他打死了。他们本来不计划打死，这样只好想了一个法子，把他吊在他自己的家里去。

去吊的人有点傻，既没有把人吊离了地，又把门从外面关上，因此弄得人像吊死的样子。

在处理这个案件中，和处理之后，赵树理到这村子去过两次。对当事人的各个家庭调查，赵树理认为打死人、犯了罪，都是封建习惯促成的。

岳冬至和智英祥的恋爱本来是合法的，但是社会上连他俩的家庭在内没有一个人同情。

斗争会叫岳冬至承认错误，正是叫他把对的承认成错的，事后村里人虽然也说不该打死他，确赞成教训他。

赵树理对这个材料，没有把它当做故事来写，他感觉所发现的材料还不足，根据赵树理熟悉的当时的其他村子来看，像这样蛮横的干部也不少，差不多都是流氓出身。抗战初期，老实的农民对新政权还摸不着底子，不敢出头露面，这些流氓分子便乘机表现积极，常为我们没有经验的工作同志认为积极分子，提拔为村干部。

赵树理掌握了这一部分材料，但是不能把这些材料加在这个具体人的头上，因此就不能写成现实故事，只能写小说。

可是又感觉岳冬至和智英祥的家庭材料也不足，因为他们只能代表自己那一类型的封建习惯的一面，并且还不够强烈。

赵树理有比这强烈，又普遍的材料，也想把它凑进去，

因此凑成了三仙姑和二诸葛这两个人物。

岳冬至的父亲，虽然也相信万事都由天定，也相信男女结婚要看命相，可是他体会这种哲学还不到家，而赵树理的父亲就比他高明得多了。

二诸葛就是赵树理的父亲与他的父亲的合体。

赵树理所到的村子里，也见过母女两个，和智英祥母女两个差不多的人物，这个当母亲的，可没有智英祥母亲那样傻，她是个神婆子，每日起来也装神弄鬼，并且要借着这装神弄鬼，勾引一些男子，企图一些不正当的享乐，她的女儿也曾和别人进行正当的恋爱，而遭到她的阻碍。因此赵树理便把她换给智英祥做母亲，因为她比智英祥的母亲在一般农村中更普遍一点。

原故事的结局，赵树理觉得太悲惨了，既然写反封建的东西，赵认为应该给正面人物找下出路，照那个原来的结局，正面人物是被封建习惯吃了的，写出来不能指导青年人和封建习惯作斗争的方向。可是当时是革命的初期，群众性的胜利，例子还不多，光明的萌芽，还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支持着的（当时的村长大部分是上面委派的，所派的人还不一定是本村的人），除了到上级去解决，赵树理没有想到其他的办法，所以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弄了个大团圆。

赵树理自己认为这个小说不足的地方，是当时没有发现村长的父亲是那地方原来的统治者，叫他孩子当村长不过是名义，实权还在他手，跟其他的地主政权差不多。不过赵树理说，他很久以后才发现了一点，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全盘的布置就要另做一番打算，可以完全与现在这个作品不同。

（录自《文艺报》1949年第10期）

## 《小二黑结婚》创作特点的分析

映 白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作家赵树理同志优秀的处女作，也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结出的第一颗硕果。它，初次表现了作家全部最重要的创作的特点，也表现了在《讲话》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下，当时解放区创作形成的新的特色。

### 一 新的主题，新的格调

小说写的是一双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跟封建意识残余和恶霸势力斗争的故事。

爱情，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一个传统的主题，我们信口便可说出一大串这类优秀作品的名字：《孔雀东南飞》、《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红楼梦》等等，以及“五四”以后巴金、曹禺的许多作品。并且，这一主题常常是放在一定的社会斗争的背景上来表现的，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扼杀爱情，阻碍爱情自由发展的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和封建礼教观念，歌颂了争取爱情的青年男女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始终是局限在爱情本身和跟爱情直接发生冲突的社会的某些方面，从来没有提高到对封



建制度，封建意识的根本否定，因而斗争的结局总是很悲惨的：不是死亡，便是走入空门；或者在梦幻中团圆，最多是茫茫然双双出走。要不就是在苟且地满足爱情的要求下跟封建势力妥协，结果仍然一样，真正爱情的毁灭！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责备那些作家，因为这种观念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代才可能产生。不过毕竟表明：这一主题在过去文学史上并没有得到最充分，最深刻的表现，也没有得到最完满、最正确的解决。

在《小二黑结婚》中，这一主题得到了完全崭新的表现：第一，在这里，阻碍爱情自由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失去支配生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培植和鼓励一切美好事物（包括爱情）成长的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虽然就当时的整个社会说，它还只是局部的存在，但却是社会斗争的中心，社会的希望所在，是新生的、前进的东西。因此，作家选择这样的环境作为表现爱情主题的背景，显然有着高度的典型性。第二，因而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着的男女青年对爱情的看法和态度，也就根本与过去不同。他们不再仅仅把爱情当作自身幸福的追求，单纯个人兴趣和爱好的投合，而是紧密地结合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并在这斗争的基础上培育爱情，无比地扩拓了爱情的社会意义，最高限度地发展了爱情人性的内容。第三，他们反对的不只是直接阻碍爱情的东西，而是一切封建迷信意识和残余封建恶霸势力。这样，主题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爱情的界限，含有彻底反霸、反封建意识的内容，即显明的阶级斗争的内容。第四，他们在争取爱情、与一切落后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带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胜利的信心，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气息；并且，实际上也真地取得了胜利。这胜利，是给予环境的，也是他们主动争取的。因此，

作品的主题，不仅是爱情的颂歌；也是对整个新社会，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歌颂！

主题本身所具有的新的喜剧性质，很自然地要求新的格调表现它。这格调是：轻快的旋律，明朗的节奏。作家非常顺畅而协和地达到了这一点，并在这篇小说中相应地初步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根植在最高度、最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基础上和严肃创作态度上的热情的幽默，有着严格分寸和高度原则性的讽刺。由于这种风格与生活的基调完全合拍，因而它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地加强了艺术表现的真实性、尖锐性、明确性（我们在下一节中就要证明的）。

这种新颖的格调和创作风格，是这之前的文学史上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如果有，也只是形似而实异。这可以证明：在产生悲剧的时代或环境中，不可能出现赵树理式的喜剧格调、风格！

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赵树理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喜剧格调仅仅是由新的环境决定的呢？不，还在于作家对他的主题有着深刻的生活感受，并有强烈表现它的欲望；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调子能够跟主题的格调发生共鸣。作家自己的话便是证明：

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导以外，还没有例外。……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①。

那末，作家怎样艺术地体现这个崭新的主题、贯彻这个崭新的格调的呢？

## 二、逼真、生动的人物形象，色彩鲜明、引人入胜的喜剧情节

在短短不到一万字的篇幅中，写得生龙活现的人物至少有六个。从人物在冲突中所处的地位着眼，也从人物形象所含有的社会内容及其性质看，可以分成三组：二孔明、三仙姑，金旺、兴旺，小芹、小二黑。

先谈第一组人物。

二孔明，真名叫刘修德，“当年作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这个绰号是作家给人物封建意识的一种标帜，也是一种幽默的嘲笑；突出和强调人物的这一性格特点，让人物参与喜剧冲突。在解放初期，这一人物的现实性、典型性是无可怀疑的，显然用不着特别的说明。

作家通过两个场面绘声绘色的描写，“二孔明”就浮雕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第一个场面是“不宜栽种”。在久旱逢雨的时候，农民都在抢种。但是刘修德却迷信旧历书中的“禁忌”，这就显得十分荒谬可笑。因此，大家也就嘲讽他，嘻嘻哈哈地传为笑谈。虔诚的迷信，几乎成了刘修德认识生活、对待生活唯一的标尺。小二黑被金旺兄弟捆绑，他按照自己独特的、奇妙的逻辑，归因于他在一天清早“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戴孝的冲了运气”，以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天哪，简直是数不尽的征兆，无穷的忧虑！然而他却自认为是先知先觉者呢！可见封建迷信观念对他毒害得多么深呀！当一个人把全部的精力和敏感放在这上面，难道不是一件最可悲的

事吗？

刘修德反对二黑跟小芹结合，与其说因为“三仙姑声名不好”，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坚持那种对迷信的迷信：“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尅金”；“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就是对“三仙姑声名不好”的反感，也是从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出发的。因此，无论是因为前者或是后者，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封建观念在作怪。当然，全面、准确地说，应该是封建迷信观念跟封建道德观念的混合；正是这种混合的封建观念支配着他，实际上无视儿女的幸福，给二黑收留了一个十二岁的童养媳，顽固地一再要求区长“恩典恩典”。

“恩典恩典”，是作家集中表现这一人物的第二个场面。这是一个绝妙的喜剧场面，并且是一个行动性非常强的喜剧场面。它是作家描写人物独特的手法之一（因限于篇幅，不多引证，请读者参阅原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读过这段描写都会发笑的；笑他脑瓜里隐藏的一套东西那样旧，与环境格格不入，更笑他顽固坚持这一套。

但，刘修德仅仅可笑吗？不，也很可爱。因为当他顽固地坚持那一套的时候，主观上不但没存坏心，相反，恰恰是为儿子好。从小二黑被捆着送到区里，他“一夜没有睡”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他一再要区长恩典可以看出。他越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越表明他对儿子爱得深沉。透过这种父爱的荒谬的形式，可以看到他有着的一颗多么亮晶晶的心！因此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头子，诚实的农民，慈爱的父亲。作家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牢牢地把握了这一点，并从这一点出发估量他的弱点，描写他的弱点。无论是“不宜栽种”、或者“恩典恩典”的场面中，作家都没

